

一九九二

社会热点透视

主编

程军

刘国栋

集团热

巨奖热

“三产”热

边贸热、实体热

房地产热

质量热

保健热

拍卖热

股票热

第一职业热

人才热

自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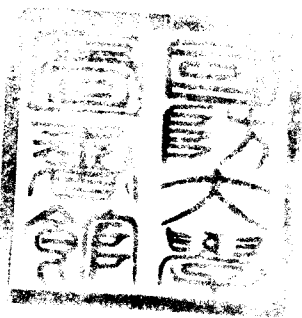


2 020 4975 5

136

1992—社会热点透视

主编 刘思扬 程 军



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100号

1992—社会热点透视

主编 刘思扬 程军

责任编辑: 崔永琳

封面设计: 翟永莲

责任校对: 马丽蕊

版式设计: 冯 力

出版发行: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

地址: 北京海淀区大有庄100号

邮编: 100091 电话: 258.2931 258.1868

经销: 新华书店

印刷:

北京四季青印刷厂

开本: 850×1168 毫米 32 开

版次: 1993 年 1 月 第 1 版

字数: 198 千字

印次: 1993 年 1 月 第 1 次

印张: 7.625

印数: 1—8000 册

书号: ISBN 7-5035-0676-8/D·353

定价: 4.80 元

如印装质量不合格 本社发行部负责调换

目 录

走向辉煌

——卷首语	(1)
-------------	-------

●人才热

大学生分配“行情暴涨”	(3)
不遇风云终不成	
——北京市人才交流中心侧记	(7)
呼唤人才	(15)

●股票热

百万股民“炒”深圳	(29)
上海股市昏天黑地的三天	(35)
北京“股市”静悄悄	(39)
中国股市的鲜花和眼泪	(41)

●房地产热

外商进军中国房地产业	(51)
海南“房地产热”透视	(55)
中国地产潮	(64)
房地产热过了头吗?	(76)

●边贸热

- 中越边境：战场变市场…………… (80)
- 新疆：冲出“国门”，走向世界…………… (83)
- 沸腾的边境线
- 中国边贸透视…………… (87)

●实体热

- 北京告急：库存执照已发完…………… (98)
- 南京“下海”者激增…………… (99)
- 冲出围墙天地宽
- 东北工学院一批教师创办经济实体的启示…………… (100)
- “实体热”面面观…………… (104)

●集团热

- 企业集团进入发育成型新阶段…………… (113)
- 集团，往何处去？…………… (114)

●“三产”热

- 浦江涌动信息潮…………… (120)
- 出租车业欲速则不达…………… (129)
- 快餐大战…………… (132)
- 文化市场，“三产”中活跃的一支…………… (136)
- “玩”好生活这块“大魔方”
- 京城第三产业扫描…………… (140)
- 辉煌的“三产”…………… (144)

●第二职业热

- 月光下的追求…………… (154)
- 第二职业在北京…………… (161)

知识界：第二职业访谈录·····	(166)
话说第二职业·····	(170)

●拍卖热

一槌敲出个科技拍卖市·····	(175)
南京：国有土地使用权首次拍卖·····	(177)
中国大陆首次拍卖破产合资企业·····	(179)
拍卖，挡不住的诱惑·····	(180)

●质量热

“微服私访”王府井·····	(198)
“生命”的搏击	
——质量问题面面观·····	(204)

●保健热

足不出户可健身·····	(214)
保健品，走进千家万户·····	(215)

●巨奖热

旅游·住房·桑塔纳	
——太原巨奖销售大战透视·····	(225)
奥运金牌与重奖冲击波·····	(228)
巨奖大风行·····	(234)

后 记·····	(238)
----------	-------

走向辉煌

——卷首语

1992年，是不同寻常的一年，是令人振奋的一年。伴随着邓小平同志南巡重要谈话，中国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，改革之风盛起，开放浪潮翻涌。

在这一年里，深受“左”的思想困扰的人们，开始进行观念上的伟大革命。

在这一年里，进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事业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。

生活在这个年代的中国人是幸运的。纷至沓来的变化，让人们来不及思索，甚至来不及惊诧就被卷入了大潮中。

投身到这个大潮中的人们是可敬的。当中国被推至时代的浪尖，当机会摆到每一个人的面前，他们没有退缩。

社会学家如是说，1992年，中国社会步入了全面的、整体性的转型期。

“人才热”、“股票热”、“边贸热”、“巨奖热”、“第二职业热”……热浪翻卷，潮头迭起。

也许，振奋中杂夹着困惑；也许，奋斗中混和着迷惘；也许，被卷入大潮的人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急切地想要了解社会，把握眼前变化的世界。

就像“股票热”中有鲜花也有眼泪，其它“热”中有阳光，也有阴影。不是么？当我们在急切地呼唤人才时，一些地方还存在着压制人才甚至打击人才的现象；当“实体热”带来明显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时，人们也在为一些地方出现的“官倒”而不安；当保健品走进千家万户，给人们带来美、带来健康时，也给一些人带来了困

惑，他们问：保健品为什么不保健？……

这没什么。

中国毕竟刚刚进入这历史性的转轨期。在阵痛中，在发展中，人们会更加坚强，“阴影”也将被阳光所驱散。

我们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。我们不能辜负这个时代对我们的厚爱。

50年代有“大跃进热”，60年代有“上山下乡热”，70年代有“文化大革命热”，80年代有“改革开放热”，90年代在改革开放的大旗下，又迅速产生了“人才热”、“股票热”、“房地产热”、“拍卖热”、“巨奖热”、“边贸热”、“第二职业热”……

“热点”是社会现实的集中反映，“热点”深深地打着时代的烙印。

历史发生了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？这“热点”的变迁不就是最好的明证吗！

当本书即将完成时，报上传来消息：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将于10月12日在北京召开。这继往开来、承前启后的大会无疑是1992年最大的“热点”，无疑会给辉煌壮丽的90年代抹上最绚丽的一笔。

有艰巨的开拓，就会有丰硕的收获。

回眸1992年，古老的中华民族正以火一般的热情拥抱明天；伟大的中国正以坚定的信心走向辉煌！

编 者

●人才热

几经沉浮，几度沧桑，跨入1992年春季的门槛，人才的春潮终于又开始涌动。

衰衰荣荣，涨涨落落，伴随一位伟人的重要谈话，对人才的呼唤终于又汇成动人的交响。

大学生分配“行情暴涨”

上海大学生供不应求。

清华大学分配工作仅30天，80%的毕业生已落实单位。

浙江省需求高校毕业生3.5万，实际可分配人数仅1.7万，缺口达1倍。

同样的讯息来自黑龙江、广东、云南……

大学生成了“紧俏商品”。供求失衡牵动了竞争。一场人才争夺战便在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爆发了……

都得了“人才饥渴症”

1992年3月下旬，全国高校毕业生分配协调会在杭州召开。从一开始，会议的主办者就有点手足无措了。会议的正式代表1300人，然而，千余家地市部门及企业也闻讯奔来，报到代表3000人。

到会当天，黑龙江便捷足先登拉去各省代表开了个人才需求发布会，欢迎各地毕业生到该省企业服务。

随后，杭州市利用地主之便，也开了发布会，规模更大，言辞更恳切。

22日，“供需见面会”开始。与会人员一下爆增至5000，会场围得水泄不通，主办者只好向会外人员出售入场券，结果数百张入场券被一抢而空。一些远道而来的总工程师、厂长，或苦苦哀求，或急得落泪，或托关系……5元一张的入场券竟被“炒”到150元。

场内争抢更是激烈。

有人描述现场：“只觉得四面都是摊着的手，各种口音的嘴里吐着同一个词：要人、要人……”

上海外国语学院的摊位前拥挤了两个多小时就冷清下来，一张公告挂出来：“毕业生分配完了。抱歉！抱歉！”

许多搞了多年分配工作的同志目睹此景，大为咋舌：“从没见过，从没见过。”

国家教委高校学生司的同志告诉记者，今年高校本科生毕业56.4万，研究生毕业2.6万，与去年相近，而社会需求量却达90万人左右，比上年增加30%。

30万的缺口足以引发这场争夺战。

主角来自主战场

争夺战中，充当主角的是企业。

“有没有毕业生了？能不能分几个给我们？”来自东北一家机械厂的余英厚夹着公文包四处打听。他已抢了34名毕业生，仍不满足。临行前，厂长交待他：“韩信用兵，多多益善，能挖多少，就挖多少。”

一张张招募告示贴了出来：

“首钢需求毕业生上千……”

“大庆招募千名有志之士……”

“‘一汽’人数不限，唯求实才……”

不少企业带来了自己企业的宣传资料，一个高校发一份。有

些企业还悄悄把高校的同志拉去茶话、恳谈，公布自己的各种优惠条件……

与大中型企业相比处于劣势的乡镇、集体企业又另有一套“招募术”。

西湖离合器厂的裘玉丽，买了高价券钻进会场，他们厂今年要上一个1000万元的技改项目，没有科技人员根本不行，于是也壮着胆子来抢人才。她开的条件很诱人：“凡来我厂的大学生保证用其所长，同时，住房、待遇由企业一并解决……”心诚则灵，她签到了两份分配合同。

“前些年是大学生搞自我推销，现在成了企业搞自我推销。”北京大学学生分配办公室主任张章才对此颇为感慨。

把大学生输送到国民经济建设主战场，是今年大学生分配的主旋律。

并非“空穴来风”

大学生分配由前几年的需求低谷到今年的“行情暴涨”，有人觉得眼花缭乱起来。

记者采访了与会专家，得出的总的印象是：“并非‘空穴来风’”。

——人才供求状况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晴雨表。国家教委的同志说，高校毕业生分配其实在去年已出现回升迹象，今年则形成了一个飞跃。人才需求骤增，是中国改革开放步伐加快、经济复苏的直接映现。

——近年来，我国搞活大中型企业的政策增强了企业发展的信心，刺激了企业对人才的渴求，“八五”初期，许多企业将上马新的技改项目，由此亟需大量的人才储备。

——“科技是第一生产力”的宣传深入人心，增强了各级部门和企业领导的科技意识。

——据一些专家分析，中国从1990年到1995年将出现一个退休高潮，将有一大批“文化大革命”前参加工作的科技骨干退下来，许多部门、单位将出现一个“梯队真空”，这也是各地紧急争抢的一个客观原因。

还须警惕“冷热病”

目睹分配协调会上的“人才争夺战”，有人长吁一口气，认为大学生就业难将不再复现。还有人提议，高校是不是该考虑扩大招生规模以满足社会的需求？

然而，有关专家却提醒人们，今年的人才需求骤热有其特殊性。

——这次“人才饥渴症”的出现是前几年需求萎缩的一次反弹。我国前几年的治理整顿，放慢了经济发展的速度，使部门与企业对人才的需求处于一种停顿状态，而今年是结束治理整顿的第一年，又是“八五”初期，各地都振奋精神，期待有一番作为，由此便形成了一个人才需求高潮。

——人才需求的律动与经济发展律动同步。我国1985年和1986年也曾出现过需求高峰期，过后即转向平稳，进而陷入低谷，直到去年才出现转机，今年达到需求高峰，专家预测，这种需求高峰可能将持续到明年，之后将出现饱和，趋于平稳。

——同时，今年的需求狂热，还在于一些部门、企业不顾自身发展需求，赶风头，推波助澜。

一家来自西南的企业，原本只打算在会议上招收两位学环境保护和审计的毕业生。参加会议的干部一看这种你争我抢的势头，忙打长途电话向家里汇报，得到的指示是：“人家都抢，必有道理，不能落后，也抢。”

据了解，与会中此类企业为数不少。

专家们提醒：缺乏计划地争抢人才，可能造成新的人才囤积和

浪费。这是一个需要理性分析的科学课题，决不能赶风头。

（吴晓波 郭亦乐）

不遇风云终不成

——北京市人才交流中心侧记

平素里人流如潮，络绎不绝。春秋两季交流大会更是如赶场，人头攒动，沸沸扬扬，不同的层次，纷杂的动机，复杂的流向，交织成宏大的协奏，真有沧海横流各显本色的味道，而不同的体制、观念、利益又在这里交汇、磨砺、碰撞，引发矛盾迸出火花……

廊庙俨然、古柏森森的劳动人民文化宫由于北京市人才交流中心的进入，告别了往昔的寂寥空阔，越发热闹活跃起来。

年轻的市劳模要求流动，厂长 拒绝说：“我要养你到死。”

李强在许多同事的眼里算得上春风得意。他1982年分配到部属的一家大厂，两年后就升任车间技术副主任，这一年李强真是好戏连台：10月入党并赴美国验收机床，年底被评为北京市劳动模范。别人说他幸运，而他知道为工作付出了多少牺牲与汗水，他静脉扩张，肝大了3厘米……

1985年李强流年不利，最不走运：4月外婆摔成骨折卧床不起，6月母亲患忧郁症不能自理，7月份爱人第三次习惯性流产。李强心力交瘁，再不能像以前那样泡在厂里没日没夜地干了，但他努力带病坚持。

人们要求年轻的劳模像以前那样运转，李强已是有心无力。接着，有流言传出：“拿了好处不想干了，不像话。”1988年7月31日大暑的日子，李强晚10点半晕倒在车间机床旁，插着氧气管去医院抢救治疗，半月后出院，吃中药、练气功。文质彬彬的年轻人

一下子老了，更纤弱了。接着，厂方免去了李强车间副主任的职务，已评审通过的工程师职务也搁了浅……

“我活得太累了，我干得太不舒心了。”李强向厂长请求调回城里或解决一下每日奔波4小时的上班路途之苦，并且向公开招聘技术人员的中外合资企业北京飞利浦有限公司应聘，考试合格被录取。

李强小心翼翼地敲开厂长的家门，说出了调走的意向。

厂长不听细说，劈头就是喝斥：“你变了，已不是几年前的你了。你算算，到底是工厂给你的多，还是你给工厂的多？你想拿了好处就走，门儿都没有！只要我当厂长，你就别想走！有病可以休假吃劳保嘛！经济上有困难可以救济嘛！你想不干就不干，那不行。你是对工厂有过贡献的人，我可以和工厂打招呼，我走了以后还可留下文字根据养你到80岁。你拿了好处想不干了，绝对不行！我一定要养你到死！”

李强只觉脑袋“轰”地一声，一阵眩晕：一次分配定终身，而且厂长要求到老至死不能离厂，这是什么规矩？什么观念？是的，他感谢党的培养、工厂的信任，他曾经得到过荣誉。倘若将入党、当劳模视做厂里给的“好处”，岂不是太庸俗了吗？他为此付出的牺牲与代价呢？再说，一个劳模能不能有个人的困难、个人的意愿、个人的选择呢？能不能保证不生病、不处理家务，永远像机器一样运转呢？

厂长的话坚定了李强调离的决心，他找到了人才交流中心的仲裁办公室。

“我很痛苦，也很迷茫，我身体已经快垮了，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干了。一个人在能干的时候可以推上去，实在干不动的时候应当允许他退下来。要不，谁还敢拼命工作呢？我不相信这样的逻辑和规定：一旦得到‘好处’，就永远不得调动，或者必须不顾身体或家庭困难。”

仲裁办崔炳群同工厂干部部门协商。

干部处长：“李强是我1982年接来的，他来厂不过三年就解决了夫妻分居问题，我们又培养他入了党，花费了不少心血。我们现在工作上仍然需要他，他去飞利浦，不如在这里发挥专业特长。”

仲裁办公室的人提出：“他被免去了技术副主任职务后已经有人接替，工程师的职务评定后没有授予，怎能是工作离不开呢？”

干部处长：“李强为我厂不合格党员，我们准备按党章的有关规定处理。我们要对他进行党内和行政上的处理，可能采取除名办法。”

仲裁办又找到工厂上级单位部工业局干部部，回答是：“这件事我们原来没有介入，我们不能干涉厂长行使自主权。”

1989年8月15日，北京市人才交流中心发出了仲裁通知书，“为确保外商投资企业用人自主权，创造良好的外商投资环境，根据‘国发’与‘京政发’文件规定，同意李强调到北京飞利浦有限公司工作。”

仲裁具有行政效力与权威性，李强的愿望实现了。然而，这远非圆满：你裁你的，工厂依旧除名，不办理调动手续。

遇到挫折的人想改变环境， 寻找自身价值与社会需要的契合点

走向人才交流中心的，有不少失意或受到挫折的人。在他们看来，这里兴许会提供一个客观、公平的机会，以寻找自我价值和新的位置。

王工程师有着较强的事业心与工作能力，有较高的技术管理水平。组织部门鉴定材料上写着：“他曾任工厂的副厂长和厂长，他组织引进开发的新产品被列入国家能源配套设备，列入国家‘七五’、‘八五’计划。在任期间，企业经济效益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，使企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。他事业心强，干劲足，能驾驭复杂的局面。”

然而，王工的档案中也曾记着灰色的一页：在1987年违反外事纪律和财经纪律，有套汇、逃汇、截留私存外汇等问题，还有当年被撤销厂长职务并受到留党查看两年的处分。

王工痛心、困惑，尽管对上级调查与处理有自己的意见，但他承认自己的过失，尽管这些过失主观上是为了工厂的发展。

他对工厂有深厚感情，作为清华大学自控专业毕业生，他可以在技术岗位上发挥专长。他提出，“在哪儿摔倒，就在哪儿爬起来”，要求留在工厂工作。

组织上说，“党委已经研究过，不能回原厂，只能调离。”

时下，清清白白的人求职尚且不易，背着灰色档案的人，其难度可想而知。求亲告友、奔波、寻觅、解释，王工为自己的出路四处奔走。

1988年元月、2月，工厂又扣发了工资。

3月，王工找到海淀某乡，与乡镇企业的一家设备工程公司结缘。

乡镇企业开具了调动介绍信，原工厂与总公司都写了盖有组织印章的“同意调出”的函件，然而，王工的调动又实实在在地卡了壳。

王工找到工厂负责人：“你们逼我走，出了同意的证明，却不办手续，为什么出尔反尔？”

王工听到的回答是他没有想到的：王工要调去的新单位生产防火阀，产品同原单位产品形成竞争。为了保护原工厂的利益，便不再执行此前的允诺。

王工原来所在的工厂采用的是三国时曹操对徐庶的策略：既不用你，也不让你为别人所用。

王工找到了人才交流中心：“原工厂的防火阀，充其量属一般水平，技术早已公开。工厂若想保护这公开的一般技术，应向专利局申请专利，否则，怎能要求别人保护呢？况且我到乡镇企业后，设计了许多原工厂没有的产品，没有用过原工厂一张图纸，一

个零件。”

交流中心否决了以技术产品竞争不许调动的理由。他们到了工厂，同工厂负责人见面。

厂长自称：“我赞成人才流动，我同意他走，但有几件事未了，还不能转关系。”

“有两笔帐是他经手，其中一笔存在香港，至今未追回；还有我厂规定，凡出国培训人员调出都要交费，他不交费怎么行？”

经过详查，帐目已经清楚。该款正在办调回，王工已与此无涉。

辗转曲折，从1988年初商调至1990年春，已是两度春风，两年光阴。

王工叹曰：“我已是快50的人了，再不会有几个‘二年’了，我恳求人才交流中心尽快裁决，让我在有生之年为国家多做点工作！”

9月12日，人才交流中心做出最后裁决：如原所在单位逾期仍不办理调动手续，本人可凭仲裁通知书直接去乡镇企业上班，建立正常工作关系。

王工眼里滚着泪花，新的一页开始了。

有人千方百计避开机关，有人孜孜以求 考入机关。其间包含着复杂的动因

每逢春秋之交，交流中心便闪动着新毕业大学生的身影，他们抛弃或避开了分到国家机关或事业单位的方案，拿着自己的档案参加交流。1989年，经市交流中心介绍去三资企业的达300人，而海淀人才交流中心则安排1000名大学生去开发区工作。

这些抛开铁饭碗的年轻人的心理状态，倒不是害怕机关事业单位物质待遇菲薄，他们怕的是“进庙容易出庙难”。他们想增加择业的机会，更乐于在双向选择中掂试一下自己的分量。